

Freddy

黄金鼠

① 聪明鼠的诞生

Freddy. Ein wildes Hamsterleben

[德] 迪特洛夫·莱西 著
李如彦 译
杨宛静 绘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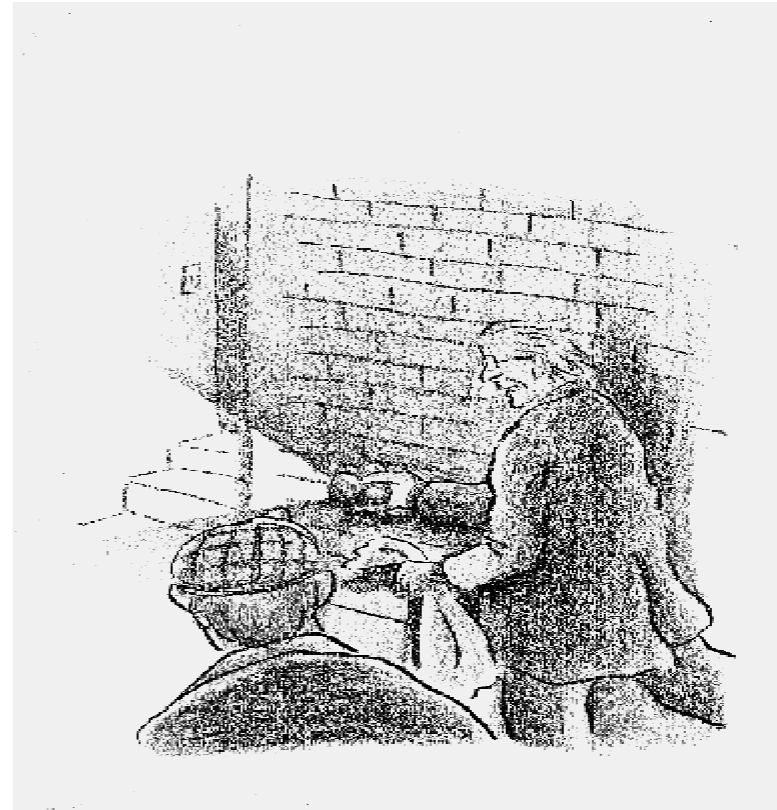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鼠：聪明鼠的诞生 / (德) 莱西著；李如彦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1
ISBN 7-5057-1860-6
I. 黄… II. ①莱…②李… III. 童话—德国—现代
IV. I5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565 号

©1998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Anrich, Weinheim

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权 ©20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 黄金鼠
作者 德国 迪特洛夫·莱西
译者 李如彦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点石堂
印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5.875 印张 395000 字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57-1860-6/1·479
定价 56.00 元 (全四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3—0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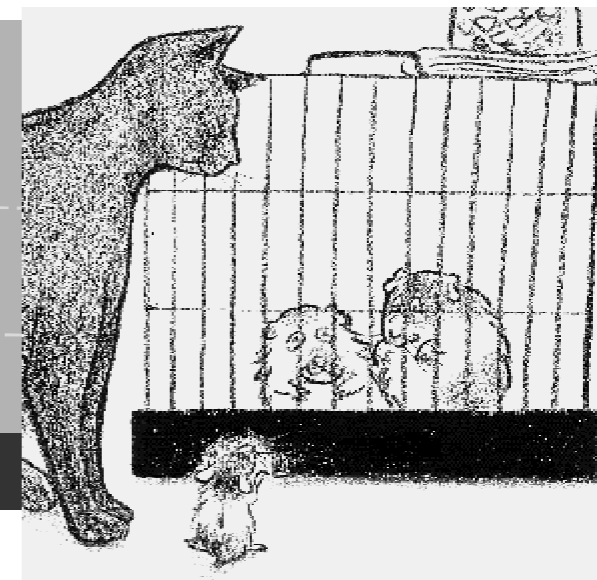
黄金鼠 ①

聪明鼠的诞生



CONTENTS

目录



第 ① 章	4
第 ② 章	9
第 ③ 章	21
第 ④ 章	30
第 ⑤ 章	43
第 ⑥ 章	53
第 ⑦ 章	63
第 ⑧ 章	71
第 ⑨ 章	79

第 ⑩ 章	87
第 ⑪ 章	100
第 ⑫ 章	109
第 ⑬ 章	121
第 ⑭ 章	128
第 ⑮ 章	139
第 ⑯ 章	152
第 ⑰ 章	167



第一章

现在是我的时间了。

安里克和卡罗素两只天竺鼠终于安静了下来，老猫威廉又躺回他的毛毯，而约翰大师也出门了。

现在我要开始写我的故事。

当然，我要像每个还算是聪明的作家那样问问自己：我讲的故事能不能让人们感兴趣？这个故事值不值得写出来？

故事是这样子的：一个头脑相当清醒的家伙在类似监狱的地方长大，然后被卖掉，经过人类多次的转手，最后终于凭着自己的智能逃出监狱。——如果这个故事不值得写出来，那什么才值得呢？



当然，我用计算机写作，像每个还算聪明的作家那样。约翰大师已经告诉了我为了保护他的文字资料而设定的密码。他真好，不过这是多余的。因为我早就啃破了那个密码。

我什么东西都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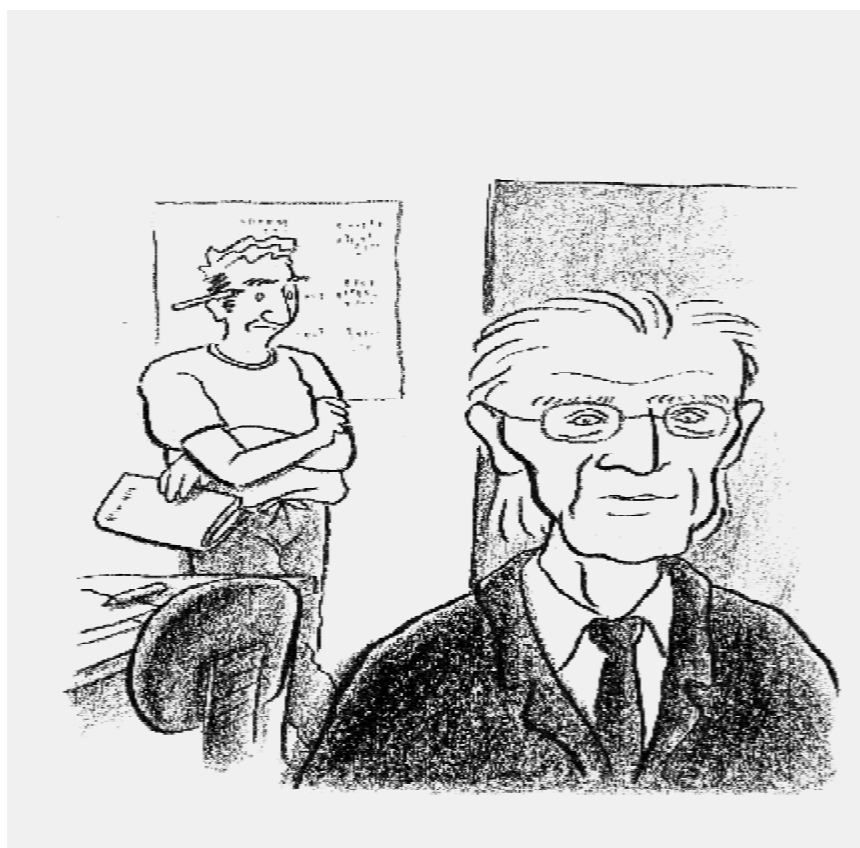
密码、向日葵籽、黄粉甲的幼虫。人们不吃黄粉甲的幼虫，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族群来说，它可是难得的佳肴。

也许我应该顺便说一下，我是一只仓鼠。

更确切地说：我是一只金仓鼠。我们金仓鼠和野生仓鼠的差别就像计算机和手摇式计算器之间的差别。事实上，我们金仓鼠是相当珍贵的，这一点我以后还会提到。

我总是告诉人家，我是在笼子里出生的，但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似乎）一直到今天，金仓鼠仍只能在囚笼里出生，没有机会在其他地方出世。我们只能在囚禁中拼命地蹬着生命转轮，直到最后进入永恒的冬眠——死在那里。

我出生在一家宠物店的笼子里。曾祖母经常说，我们应该为此感谢金仓鼠的上帝。“孩子们，”她对我们小金仓鼠说，“孩子们，在这里你们能按时得到食物，还有人帮忙清理笼子。”曾祖母曾在一个小女孩的笼子里待过一段时间，据曾祖母说，那



一个小女孩像天竺鼠一样邈邈，像被阉过的公猫一样懒惰。它没有按时得到食物，也没人帮它打扫笼子。曾祖母差一点就提前归天。

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明确地说一遍：我们金仓鼠有三个首要的禁忌：第一没有食物，第二粪便，第三还是没有食物。所以金仓鼠从不会放过一只黄粉甲的幼虫（除非已经有霉味了）。而且金仓鼠从不会将他们撒尿的角落（对生物老师来说，那叫做排尿的角落）安排在靠近食物的地方。显然大家都知道，其他动物在这方面就不那么讲究了，比如说天竺鼠。

我们这一胎金仓鼠总共有十只，我排行老六。最初那些黑咕隆咚的日子就不用提了，大家什么也看不见，身上光溜溜的，你挤我，我挤你，就为了找东西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情形一共持续了八天。不管怎样，当我眼睛能够睁开时，我才真正成了一只金仓鼠。可惜，跟我一块出生的同伴也在这时睁开了眼，我们就开始扭打在一起了。

我知道，生物老师把这种扭打叫做“竞技较量”，据说这是遗传来的。可能是吧。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种“竞技较量”很烦。不是因为我不承认我是金仓鼠！我只是比较喜欢安

安静地想自己的事情。也许人们会不相信：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金仓鼠会生活在笼子里。当然，没有想出所以然来。

直到曾祖母开始照顾我。

唉！我本来想要先在这里讲一讲金仓鼠的传说，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好吧，作为未来的作家），我可以想象，读者会看到一点紧张的故事情节。

所以我先来讲一讲我是怎样被卖掉的。



第二章

在我被卖掉前不久，年逾古稀的曾祖母进入了永恒的冬眠——她死了。一开始我还在想，她只是需要特别长的时间才能醒过来。但是，在宠物店负责销售的那个胖男人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还不会吱吱叫的时候，曾祖母就消失不见了。

这件事让我非常伤心，但其他同伴却毫不在意。金仓鼠就是这种独来独往的动物，曾祖母多次对我讲到这一点。

我很想念她。我可以和她讨论所有关于金仓鼠的问题。我曾尝试找同伴讨论，得到的回答却是：“讨论？不，我要去运动。你要不要一起来？”



难道我要蹬转轮蹬到发疯为止？谢了，同伴们，不需要。何况笼子里只有一个转轮，转轮迷都在笼子前面排着长龙，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那里你推我，我挤你的，互相咬来咬去。

这段期间，小仓鼠已经在互相撕咬了。大家之前只是在“竞技较量”，现在则是激烈地进行“领地争夺战”，就像生物老师所说的那样。只是，我们这儿根本没有领地，因为笼子太小了。这对那些硬要争夺领地的老鼠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我们这些金仓鼠来说则是幸运的，因为这样才不会导致伤亡。

笼子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设法相互退让，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样一来，每只金仓鼠都只能蹲在自己的位置上。

大家都开始变得呆头呆脑的。

我也是。

我知道，有时甚至连思考也帮不上忙。我想啊想的，就是想不出答案来。我反复地思考，思考……直到有一天，脑子里冒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最后终于明显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必须逃出这个笼子。



我必须被卖掉。

对,就是这样。为什么我早先没想到这一点呢?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被卖掉有点儿和死去一样。一只金仓鼠不见了,不会有谁会感到不安。

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个笼子里,下一只被卖出去的金仓鼠一定得是我。但是这样的事不会自动发生,我必须做好准备,因为我十分了解,一有买主站到笼子前面,我亲爱的同伴们就会突然觉得,笼子里面太无聊了,借着被卖掉来调剂一下可能不错。“我、我、我”,他们会吱吱尖叫,翻筋斗,高兴得跳起来,蹬小轮子,这一切只是为了引人注目,而那里只会有一只非常特殊的金仓鼠能吸引人的目光,因为他的动作与众不同。问题是:什么动作?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台电视机,它固定在商店一角的墙上。电视正在播放一部动物片,而且不断地重复播放。那是一部很悲惨的电影:观赏鱼慢吞吞地在水缸游来游去,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乱叫,还有北山羊,头脑不正常似地相互撞来撞去;也有动物园的情景:笼子里的猴子——很富有教育意义,牵涉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还有熊,他们在熊栏里毫

无尊严地乞讨食物,却很有效果——这部分我看了很多遍。然后我做好了准备,下一个买仓鼠的人可能要来了。

一直没有人来。

就像中了邪似的,整个金仓鼠市场看上去似乎无人问津。许多吱吱尖叫的天竺鼠、怪声怪气地大叫的鸚鵡、哑巴乌龟都被卖了出去(人们买乌龟到底要干什么呢?),连那只暹罗猫都找到了买主,却没有人想要金仓鼠。

尽管如此,我随时都做好了准备。我对自己说,绝不能失去耐心。单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进来一个仓鼠买主的可能性正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高。

后来我差一点因睡觉而错过了机会。

那时已接近中午,不是我们这些金仓鼠在白天最有精神的时候,所以我又打起盹来。吱吱喳喳的叫喊、跳来跳去的嘈杂声和转轮飞快转动的叮当响声把我吵醒了。我跳起来,一眼就看出机会来了。

那个胖售货员从上边往笼子里瞧,他旁边站着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从远处我就闻到一股香香的肉豆蔻气味。这时其他金仓鼠的举止跟我所预见的一模一样。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还没有做出决定。我正要开始引起那个男人注意的时候,听见那个胖售货员问他:“您女儿多大了?”

我停住了。

“快六岁了。”大胡子说。

太小,实在太小了!

“这个年龄刚好。”胖售货员说。

“我想让她学习承担责任。”大胡子说。

啊哈。她很有可能像天竺鼠一样邈邈,像被阉过的公猫一样懒惰。

“您要知道,小姑娘经常是单独一个人。”

那就好多了。那么她就有可能照顾我了。

“太好了,”胖售货员说,“这样一来,她就有玩伴了。”

不好。她会拖着我去到处跑来跑去。

“她叫苏菲。”大胡子说。

哎呀,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 “您知道吗?”大胡子继续说道,“虽然她才刚开始学认字,她已经希望有一本关于饲养金仓鼠的书了。”

这句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开始进行我的计划。笼子里的同伴一直在吱吱叫、翻筋斗、蹦蹦跳跳，或是蹬小转轮，我一下子闪到笼子中间，直起身子。我抬起前腿，端坐在后腿上——像那些熊一样。

我抬起前腿，端坐在后腿上，可是人们一下子都走开了。谁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他们在金仓鼠的后腿上看见了什么？没关系，我笔直地站着。不仅如此，还使劲睁大眼睛，好像眼珠子就快掉出来了。又黑又大的圆眼睛——多可爱啊！而且我还微微张着嘴——温和可亲！我的嘴角和胡须一直颤动——真调皮！我还用小爪子在小脑袋上擦来擦去——可爱到了极点！

结果，不出所料：大胡子指着我说：“这只很可爱，和其他金仓鼠比起来也许安静了一点。”

我做了一个垂直跳跃，然后翻了个筋斗，再来个垂直跳跃。这个动作我练习过。

胖售货员笑了。“太安静了？他是我们现有的仓鼠中最活泼的。”

事情要坏在这个白痴手里了！

你看，大胡子有点儿怀疑了。“您大概是想把他甩掉，对

吧？”

有了！现在赶快上我以前特别下工夫练过的节目；我不相信在我之前有哪只金仓鼠成功地表演过：我一直保持端坐在后腿上的姿势，同时抬起我的右前爪。我尽量将它伸往高处，然后向他们挥挥手。就像那些毫无尊严的熊一样向他们挥手。

大胡子笑了。“好吧，”他说，“就是他了。”

接下来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开始的时候一点危险也没有，真的，甚至还挺舒服的。我被关在一个不太大的盒子里，像我们这种金仓鼠就喜欢住在这种地方。然后这个盒子开始移动了。开始只是稍微地动一动，很快就剧烈地晃动起来，让我无法保持平衡。我被猛烈地摇晃着，摇得我难受死了。我现在知道了，我是被汽车载走的。当时我只听到讨厌的轰隆轰隆声，由于害怕和痛苦，我生了病。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觉得过了好久好久，那种轰隆轰隆声才停止，然后就不摇晃了。我的盒子被举起来，在空中荡了几下，又被放下来。然后我就听见大胡子喊道：“苏菲！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东西来了！”

“什么东西呀，爸爸？”



这就是我未来女主人的声音。我的老天啊，什么我都不在乎了。为了避免再吐在这个盒子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

“在这里，”我听见大胡子说，“你自己看。不过要小心。”

“哦，爸爸！会不会是？……”苏菲突然不说话了，她打开盒盖。

那里面是我，像个蟑螂似的痛苦地躺着，也像个愚笨的小白鼬对着亮光眨眼睛。

“一只金仓鼠！哦，爸爸！他太可爱了！”

你不必费劲了，小姑娘。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妈咪，快来！你来看一看！”

我还是觉得光线很刺眼，但是慢慢地我一个个都认了出来。那是大胡子，站在他旁边的是苏菲，看上去很可爱。她长着一头金发，身上散发着一股清新的葵花籽香味，反正很健康。

而我却难受死了！

然后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也是金发，但比苏菲高很多，而且没有那种清新的葵花籽味道。那更像是一种淡淡的熏衣草味夹杂一点刺鼻的香叶芹味。

“妈咪，你瞧！我的金仓鼠。”

妈咪朝我弯下腰，她身上那种刺鼻的香叶芹味超过了熏衣草味。“嗯，”她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没有精神，好像在生病。”

你说得对，妈咪。

“葛雷格，你不会被店家骗了吧？”

“绝对没有。”那个叫葛雷格的大胡子说，“在宠物店里小家伙的精神可好得很。”

“这个小家伙在这里可不是，”妈咪说，“你们知道，我很怀疑。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冒着危险让这么一个动物把病带到家里来。你应该把他送回去，葛雷格。”

“不，妈咪！”苏菲喊道。

“把病带到家里来——路易丝，我求你了，”葛雷格说，“他会好起来的。他只是坐车坐得有点难受。这一点你应该能够了解。你坐车时不也总是觉得不舒服？”

说得好，葛雷格，训她一顿！

“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只要声明一点，如果这只动物最晚到明天还是这么病恹恹的，那我

就坚持把他送回去。”

“情况会变好的。”葛雷格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苏菲没说什么。她小心地把我捧在手里，把我带到一个笼子那儿，然后放我下来。“现在你先睡一觉吧。”她只这么说着，没有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也没和我玩耍，而是让我自己静静地待着。

一个不寻常的小女孩。

我感觉疲惫无力，很不舒服，就暂时先不检查笼子，找了一个洞，就缩进去了。

我想先彻底地想想所有事情，却只有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葛雷格和苏菲还不错，但是那个妈咪——哎，真要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正确的想法，至于对不对，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三章

我也许会说，我现在所以会讲到曾祖母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我梦见了她，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但这不是真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时候说最合适。

曾祖母经常对我说：“孩子，别捣乱。”她的意思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小家伙，不许胡闹。”她对每个在笼子里蹦来蹦去的小金仓鼠都这么说，不过她的意思会因对象而有所不同。她对我这么说的次数特别多，她认为我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就是在“捣乱”。因为我是属于——我前面提到过——精力旺盛的类型。这种家伙总是有问题，而且总是很难得到满意的答案。

不过,幸运的是,这时曾祖母会把我抱在怀里,像母鸡抱小鸡似的,如果身为金仓鼠的我可以这样形容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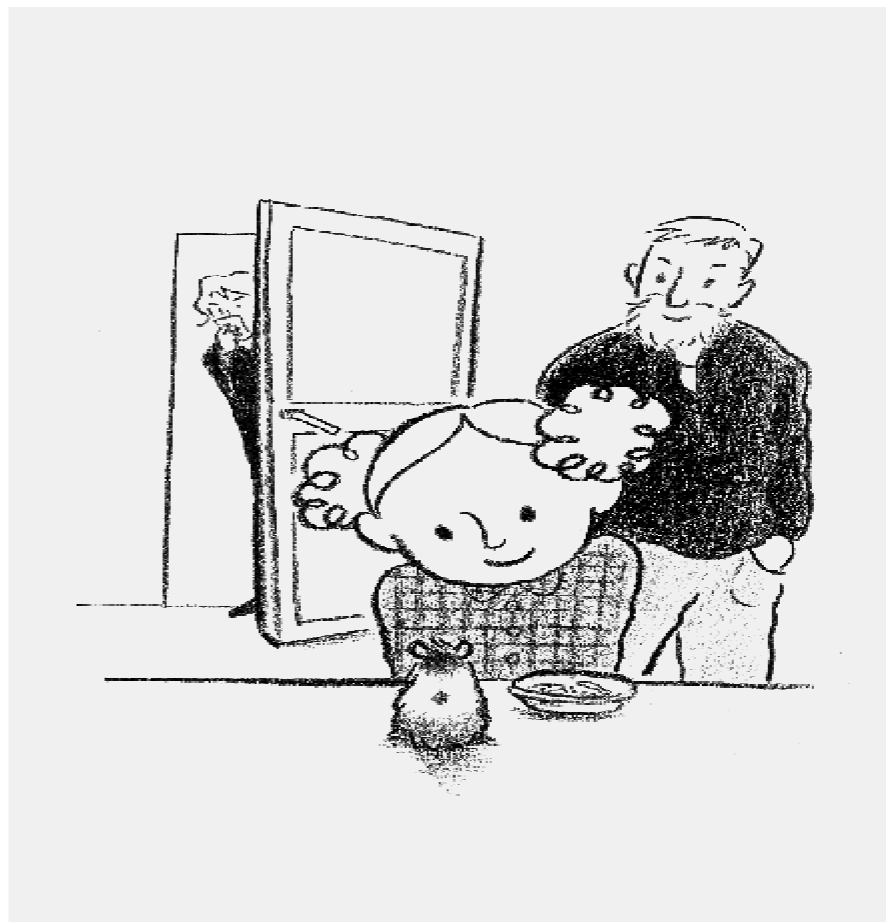
那是曾祖母第一次给我上古代传说课。只要是小仓鼠生活的笼子,都有古代传说课。这些传说就像金仓鼠的《圣经》,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在我们这个笼子里讲故事的就是曾祖母。

“孩子们,”她说,“注意啦!”然后她就开始讲了。她讲的时候放低了声音,听起来十分有吸引力。我们这些小金仓鼠一个挨着一个蹲在草垫上,竖着小短尾巴,心怦怦地跳。

曾祖母开始讲了:最初只有圣父、圣子、圣灵的金色三位一体。他们是三只金仓鼠,原来生活在亚述(指美索不达米亚古国——译注),后来有人把他们关起来带走了。他们在那里极其迅速地繁衍着后代,变成了一大群金仓鼠,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今天每一只金仓鼠都可以在金色三位一体——三只金仓鼠——那里找到自己的根。

“不过,曾祖母,”我说,“亚述那些没被捉住的金仓鼠怎么样了?他们也可以生小金仓鼠啊,不是吗?”即使听到这么动人的故事,我也没有完全停止思考。

“孩子,别捣乱!记住,传说是不能改变的。不许问,只





能听。懂了?”

“懂了，”我说，“可是……”

“住嘴！”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看见曾祖母竖起耳朵，露出了门牙。我赶紧用爪子揉揉眼睛，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因为可以藉此向更强壮的金仓鼠表明，我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小金仓鼠，不具有杀伤力。曾祖母用力盯着我看，不过看起来她已经平静下来了。

“孩子们，”她说，“现在我给你们讲讲亚述那儿的状况。据说亚述这个地方土地辽阔，地面不软也不硬，没有石头，金仓鼠可以随心所欲地挖洞打地道，根本不会碰到阻碍。地里有的是虫子，比最好吃的黄粉甲幼虫还要好吃十倍。地上还长着香喷喷的果实，各种各样的谷物，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多得根本不需要储存食物。不过要是想挖储藏窖，也可以尽管挖，可以挖得像这里的宠物店那么大，因为亚述那儿的土质特别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不得不说，我的嘴巴都流出口水了。我的爪子在抽搐、发痒。当然，现在我还是无法停止思考，我问自己：她为什么要让我们对亚述这么好奇呢？

曾祖母又讲了一些亚述那个地方的特点(比如说，那儿不需要转轮，因为金仓鼠整天都可以笔直地奔跑)，然后她接着说：“孩子们，听着，我要说到重点了。”突然她的声调变了。曾祖母不再轻声细语，几乎是高声欢呼起来。我们听到她大喊道：“总有那么美好的一天，所有的金仓鼠都会得到解救，离开笼子，被送到亚述去。那时，所有金仓鼠渴望已久的金仓鼠解放日就会来到。孩子们，尽情地欢乐吧！”

所有的小金仓鼠都很高兴。他们跳啊蹦啊，吱吱地尖叫着，扭成一团。我必须承认，我也一块儿做了，不过只做了一次，因为大家都蹦蹦跳跳的，在这个时候我不可能坐着不动。而且像其他金仓鼠一样，我心里也充满了所谓的欢乐。当然那也是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弄个一清二楚。

当其他小金仓鼠冷静下来，又动也不动地蹲坐在草垫上时，我却无法安静地坐着。那个我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的问题令我坐立不安，屁股扭来扭去，就像坐在金仓鼠秋千上一样。

这时，曾祖母那锋利的目光射向了我，让我的屁股暂时停止了扭动。

“孩子们，注意听！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那一天是给我们



的恩惠,也是我们要尽的义务。义务就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为解放日的到来做准备!”曾祖母就这样结束了传说故事课。“现在,调皮鬼们,你们可以去玩了。”

小金仓鼠们又叫又喊地跑开,专心地玩那个无聊的竞技较量。

我没有听曾祖母的话,我坐在原地没动,我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虽然我不能针对古代的传说提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曾祖母朝我这边看,她示意我过去。“孩子,你要是对古代传说没有疑问,那我就大错特错了。你要追根究底,是吧?”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说:“那就说出来吧。”

“但是,我想……”

“说吧,我们都是自己人。”曾祖母笑了笑,“你知道嘛,一般来说不会有谁会去怀疑那些传说,但是偶尔也会有个家伙感到怀疑,那他就一定要问出来。好了,你就说出来吧!”

我集中注意力,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第一个是关于解放日的问题,”我说,“我想象不出来,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上那么多金仓鼠,大家全都在那一天往亚述那儿跑,那会是什么情况呢?”

“不知道。”

“啊哈,这就是说,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没错。”

“可是,可是……还有,谁来组织这个金仓鼠解放日呢?我的意思是说,总得有个领袖来做这件事吧。是谁呢?”

“不知道。”

我倒吸了两口气。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升起了疑团。“至少亚述这个地方是存在的吧?”

“不知道。”

“曾祖母,这怎么可能呢?难道金仓鼠的传说只是个童话?我该不该相信它呢?”

“为什么不呢?童话也可以相信呀。”

她清了清嗓子,“不过老实说,如果是我,我宁可不相信。宁可不相信?这个老太婆想骗我?”

“为什么?”我有点儿粗暴地问,“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们瞎编这个古代传说?”

“你听着,孩子,”曾祖母非常严肃地说,“金仓鼠并不是特别讨人喜欢的动物。我们性格孤僻,会咬人,而且贪得无厌,

只为自己囤积食物,不愿意让邻居得到一点好处,甚至会把同伴咬死,这些事我都亲身经历过。”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能控制金仓鼠的东西,能使金仓鼠想到,其他金仓鼠是他的同伴。那是一种共同的东西,比如说,一种让所有金仓鼠都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金仓鼠的传说。”她看着我说:“你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我完全明白了,这还不简单?这些传说可以控制金仓鼠互咬的坏习惯。真不可思议!可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不会起多大作用的。“那从笼子里解放的事呢?我是说真正的解放。”

“唉,孩子,那只是一个梦。解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笼子里过得挺好的嘛。另外,逃出去又怎样呢?”

说到我们在笼子里过的幸福生活,我真该提醒她想想那个女孩。那女孩像天竺鼠一样邈邈,像阉过的公猫一样懒惰。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提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考虑得还不够充分?”

曾祖母盯着我看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她说:“你说得对,孩



子。”

“肯定有一条通往解放的大路。”我说。然后我挺直了身子,“我一定会找到那条路的。”

“孩子,”曾祖母忽然微微一笑,“要是有人找得到那条路,那就是你了。孩子,你就尽管大胆地闹去吧。”



第四章

我醒了，发现自己待在一个洞里，这个洞好像以前见过，但是我的鼻子还是发出了警报：陌生的气味！我冲出去，四下张望，这里是个陌生笼子——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已经被卖出去了。

我在苏菲和她爸爸葛雷格的家里。

在苏菲的妈咪家里。我的身体怎样？感觉好极了！我真想在妈咪面前露一手，让她看看我是多么生龙活虎。这样一来，也许她就不会说要把我送回去了。

“你好，福瑞弟！”

我抬起头看了看。苏菲低头看着我。她长着一头金发，浑



身散发出一股清新的葵花籽香味。

可是，“福瑞弟”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想，我就叫你福瑞弟吧。你总得有个名字呀。”

我得有个名字？好吧。“福瑞弟”，有何不可？这个名字听起来既有营养，又让人有感官上的享受，“福瑞弟”有点饲料般的味道。顺便说一下……

“你马上就有得吃了。你会慢慢习惯的。爸爸说，在你习惯这里的生活之前，我不应该打扰你。”

这家人真是关心动物的好榜样。

“苏菲，”妈咪不知从屋里什么地方喊道，“我已经说过了，你要先写完作业，才能跟小金仓鼠玩。”

“是，妈咪。可是福瑞弟刚刚醒过来了，我想喂他吃点东西。”

“照我说的去做！这个动物可以等。”

看来这个家有人对动物缺乏体贴的心。

“是，妈咪”，苏菲说。然后小声对我说：“别害怕，福瑞弟，我很快就给你送吃的东西来。”她走了。

这是妈咪第二次出现了，这一次她还是没有快速赢得我的